

44.572

千山万壑

王树梁/著



千山万壑

王树梁/著

华夏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千山万壑

王树梁 著

*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2.375印张 284千字 插图2

1994年3月北京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 2000册

ISBN 7-5080-0315-2/I·352

定价: 9.80元

序

我带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写这篇小序。

《千山万壑》是王树梁同志正式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。第一、二部是《山林支队》,《缺口从这里打开》。还有第四部《战神情缘》正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。作为一个作家,十多年里写出四部长篇,连短篇等,共约400万字,这不算很多,但也不算很少。我为他的成就祝贺,我为他的成就高兴。不过,我认为更值得大书特书的,不仅是他的作品,而是他并非一个一般作家;他是一个半身瘫痪,卧床29个春秋,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;他是一个老八路,一位出色的解放军战士;他是一个当代的“保尔”!他是一位在任何时候都不向命运低头,敢于战胜困难,热爱生活,坚持走自己特殊道路的英雄。我们的时代太需要这样的英雄了。这应该大书特书。

几年前,我曾写了一篇歌颂他的文章《这里有一个‘保尔’》在一家期刊上发表。他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的反响,称颂他为“保尔”,这是毫不过分的,他的战绩比“保尔”更大。他1939年15岁参军,南征北战,多次立功受奖、当模范。1965年身患星状细胞胶质瘤,是恶性的,是一种意味着结束生命的绝症。他丝毫不向命运低头,在医务人员精心治疗下,他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,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,他生存下来了。尽管下肢已经瘫痪,生活无法自理,但是他活下来了。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他的家人们。妻子马智是一位具有高尚情操的人,一生中虽然与王树

梁真正生活在一起只有两三年，但她始终毫无怨言，不仅担起了全部家务，包括抚育好子女，还与王树梁相依为命，精心护理他，关心他。孩子们也是从小到成人，都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对父亲关怀体贴。家庭的温暖也增添了他生活的乐趣和勇气。王树梁顽强的生，当然值得歌颂，更值得歌颂的是他不满足于生。他决心以残疾之身为人民做更多的有意义的事情，他要继续过有意义的战斗生活。思索再三，有脑和手还可以自由活动，唯一可干的事是拿起笔来写，为人民写，为后代写。于是，他开始阅读大量的古典、现代各类文艺作品，以便借鉴，有了基础再开始写。谈何容易，翻身都困难，怎么写！他用了奇特的姿势，用别人想像不到的办法写，真是笔重千斤啊！一个字，一个字，写得满头大汗，几乎难以支持！但是，他不停歇，他不退缩，总是坚持写下去，用他的血，凝结了400万字，这不值得高声歌颂吗？

《千山万壑》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这本书是写一营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，与比自己力量大10倍的日本鬼子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。鬼子要扫荡，他们反扫荡，在地方党的支持下，在群众的帮助下，他们战斗在千山万壑中，消灭了大量鬼子兵，战胜了敌人。王树梁亲身经历了这样的战斗，十分熟悉生活，他以自己的笔触，写出了这个营的英雄形象，特别是塑造了营长葛威的形象。葛威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指挥员，不仅勇猛无比，而且胆大心细，可以说是智勇双全。在他的率领下，这个营生龙活虎，战无不胜。除了葛威，还有田振海、唐根明、刘聪、陈峰、黎勇、张四儿也写得比较成功。王树梁刻画出了八路军的英雄群像，将这些人物写得有声有色，活灵活现，值得细细品味。《千山万壑》不仅是一部好的艺术作品，也是一部生动的革命历史教育书。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向当今的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住这被侵略的一页，以此激励我们民族不断奋发图强

的精神,建设更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据我所知,华夏出版社的社长王智钧同志、责任编辑赵小燕同志,他们以十分负责的精神,怀着真切的爱,对出版《千山万壑》作了很多细致具体的工作,付出了很多心血。要真诚地向他们感谢。感谢他们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份优质的精神食粮。

伍 杰

1994.1.8

第一章

“东虹云，西虹雨……”

通信员田振江跟随营长葛威到军分区接受紧急任务后，冒雨往回赶。一路上，翻山过沟，马不停蹄。当他们爬上挡驾岭的半山坡时，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，直到登上山巅才渐渐停了。田振江见营长站在湿漉漉的草地上，若有所思地凝望着东南方向那云雾缭绕、巍峨耸立的天磨山主峰，好像在琢磨着什么时，他便指着东方的彩虹，以当地农谚为根据肯定雨不会再下了，撺掇营长走大路回去。

挡驾岭距位于东南方向的岔口镇——部队驻地还有八九十里，有两条路可供选择。大路，实际也不大，只不过不用爬山，顺着蜿蜒的山沟走罢了。因为来来回回要蹚数不清的河，如果下大雨山洪暴发，那就麻烦了！轻则受阻，重则有被冲走的可能，所以雨天不宜从那里走。小路近个十来里，但要翻山越岭，且坡陡沟深，十分难走，尤其是阴天夜黑，弄不好还可能走错。葛威从一九三七年冬天开创根据地时就到了这个地区。三四年过去了，他对这里的地形、民情风俗都挺熟悉。认为小田说得有道理，便毫不犹豫地采纳了：

“行吧，走大路！”

于是，一人牵着一匹马相跟着下山了。

山势陡峻，盘旋的羊肠小路，空行人也得加点小心，否则脚下一滑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也许是心情愉快的关系，他们并不觉得

多么难走，行进速度反倒挺快。小田的家就在山下石瓮村。来时正值午夜，又因为急着赶路，不允许停留，也没有进家。这回少不了要到家里打打尖，歇歇脚，就可以见到半年多不曾见到的年迈的母亲和七岁的小侄儿，那个高兴劲儿自不待说。葛威也早想瞧瞧田大娘，如今就要实现愿望了，心里自然也十分激动。两年以前，他还当连长时曾在大娘家养伤，大娘待他胜过亲人，喂水、喂饭、清洗伤口，日夜护理，不管多么困难也要想方设法给他做好吃的。有时东西太少，连没有了母亲的小孙子都舍不得给一口，可大娘总是像打架似的强迫葛威吃下去。田大爷为了给他买药去山外时，不幸被敌人抓住，惨死在洋狗和刺刀之下。大娘忍受着极大的悲痛照常细心护理他，直到他痊愈归队。老人家的恩情他永不会忘记。另外，分区侦察连的排长田振海是大娘的大儿子，最近伤愈归队，组织上决定让他到葛威所在的营第三连当副连长，并准他假回家看看母亲和儿子。可是葛威考虑到形势紧迫，分配他一项特殊任务，他二话不说立即启程。葛威出于对下级的关怀，想代他安慰安慰亲人，了解了解村里对他家的代耕情况。

“营长，咱们是不是住下，天明再走？”

“不行！……抓紧时间喂喂牲口。”

葛威是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过的老同志。他中等个子，消瘦的面孔，眼睛黑而有神。看外表不算健壮，但精力却异常的充沛。虽然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，但重任在身，必须争取时间尽快赶回驻地。他耐心地向小田解释交代以后，又继续行进了。军分区首长向他交代任务时详细分析了边区周围的形势，敌人对根据地的空前规模的大“扫荡”正在加紧准备中。前几天，团的主力调去保卫军区和党政领导机关，他们这个营留在磨盘山地区执行反“扫荡”的任务。要他们采取先发制人的积极手段，对

敌人的运输大动脉平汉线进行破坏，牵制敌人尽可能多的兵力，不使其进入根据地的腹地。作为主要军事指挥员，他感到这副担子实在不轻，必须千方百计完成好。田振海执行的侦察任务，便是破击战计划中的重要一环。他脑子里正在考虑一个详细的实施计划，准备在党分总支委员会上提出来供大家讨论。首长曾勉励他：你们的任务的确不轻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指挥上不犯错误，谦虚谨慎，兢兢业业，完成任务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。他告诫自己：这次一定要注意克服主观性强，有时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毛病。只要时间允许就要尽可能发挥军事民主，集中大家的智慧，把任务完成好，才不致辜负首长的信任和期望。

暮霭降临，前面炊烟缭绕之处，就是石瓮村了。这是一个四十户人家的村庄，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小小盆地的西北面，背靠山脚，面向河滩，周围满是柿子树、核桃树、黑枣树，郁郁葱葱。田大娘的家在村南，靠近路边的高石头台上；门前有一块不大的场地，一棵大核桃树遮盖了大半，是孩子们玩耍，大人们夏日乘凉的好地方。

还离着老远就听到了孩子们嬉耍逗闹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其间混杂着哞哞的牛叫声。又走了一截，才听清高台上孩子们的说话声：

“举起手来！”

“优待俘虏！”

“杀——！”

“追呀！”

忽然听到了：

“喜柱儿！天黑了，别那么疯跑，小心磕掉门牙！”

这不是田大娘的声音吗！葛威高兴得心都要进出来了。他恨不得立刻出现在大娘面前。一扬马鞭，向大核桃树飞奔过去。

眼尖的年轻人和孩子们从高台上跑下来，围住他抢着跟他握手，有的喊“老葛”，有的喊“营长”，更有嘴快的仰望高台可着嗓子喊：

“你们快看谁来了！”

在高台上大核桃树底下，正和几个上岁数的妇女坐着闲说话的田大娘站了起来：

“是不是老葛来啦？”

“大娘！是我呀！”葛威欢快地应了声，被人们簇拥着大步来到大娘跟前。

田振江的小侄子喜柱儿喘着气从人缝挤进来，抓住葛威的皮带问：“老葛叔叔！你打哪儿来的？我爹来了没有？”

葛威抚摸着孩子汗湿的头，认真地回答：“我打山那边来的，你爹过几天就来了。”

.....

趁大娘做饭的时候，葛威询问了大娘家的生活情况，大娘说村里照顾得不赖，烧柴有柴，用水有水，吃的也不短缺，粮菜搭配，半稀半干，山里人没有高的要求，这就挺满意了。

在小山村里有个什么稀罕事传得快，葛威和田振江来的消息很快全村都知道了，人们纷纷过来瞧他们。

大娘把小饭桌摆在炕上，拿抹布擦了擦，摆上两双筷子，把一碗小葱和一碗香菜拌辣椒摆在桌上，又忙着去切饼盛粥，嘴里不住地催促葛威和儿子快上炕。

未曾拿筷，葛威先向大娘说：“来了就给大娘添麻烦。”然后他又让了让众人，才在满屋子笑声中开始用筷子挟了一角荞麦面饼。田振江头也不抬，一下卷起两角饼，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。

田大娘操持完了，从村游击组长田贵山妻子吕翠翎手上接过孩子，坐在炕头上，探过身子撕了块饼给他嚼。小家伙也不认

生，瞅着葛威老是笑，大娘告诉葛威，这是贵山家的孩子。葛威逗着孩子问翠翎，为什么没有见田贵山，这才知道他跟支书田福源到区上开会去了。大娘一手拿个破蒲扇给葛威和儿子扇风，葛威说不热，实际是不好意思让老人家扇。吕翠翎要接过孩子，可是大娘既不把孩子给她，也不停止扇，只有这样她心里才舒坦。看他们吃得香，她心里高兴，回过头来逗孩子：“你可知道叔叔们多么辛苦？”直到葛威吃饱，她才问她的大儿子振海受伤落下残疾没有？为啥没有跟他们一起回来看看？葛威告诉她，因为要反“扫荡”了，暂时还没有工夫，过几天才能回来看看。大娘想到儿子既然能去执行任务就说明身子骨结实，也就放心了。田振江放了筷子把嘴一抹就要出去看马吃得怎么样。大娘心疼地说：“你歇歇，待会儿收拾完我去。”可儿子还是去了。葛威告诉她小田在部队的表现很好，当了副班长，字也识了不少，能念下报纸了。大娘心里高兴，说：“他在你跟前我放心，不问，我也知道错不了。”

“老葛来啦？”

说话的人是任老铭，人还未迈进门槛先喊他的名字。葛威也听出是他，赶紧应了声：

“任大爷！”

“老葛呀！听说狗日的鬼子又要‘扫荡’？”

“是啊，这次可是一次大规模的‘扫荡’，可能比前几次还要残酷。”

“没啥了不起，‘遮不住的天，挪不动的山’！”

“就是！”大家都信心十足地附和着。

以前敌人大“扫荡”曾不止一次到过石瓮村，仅仅是路过，并没有驻下来进行反复搜剿。因而他们对这次反“扫荡”的残酷性估计不足。葛威想利用这个机会同干部们好好谈谈。

恰巧，村干部们和游击小组的任海宽、田二牛开完会一起来

看望葛威。村长田老成想把他们反“扫荡”的准备情况跟他说说，“大伙儿先回去吧，我们打算跟老葛商量商量事儿。”任老铭招呼大家“待会儿再来”，人们高高兴兴地散去。田大娘想跟儿子说说话也出去了。

葛威听了村里坚壁清野的情况及战斗方案以后，针对存在的问题说：

“对敌情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，敌人可能从正面来，也可能从两侧来，还可能从背后来，要多有几种准备才好，宁可多准备几手用不上，也不能吃没有准备的亏。”他瞅瞅每个人的表情，有的人似乎不以为然，“不要以为过去敌人没有那么干过就麻痹了。这次跟以往不一样，敌人兵力大，‘扫荡’的时间长，可能驻下搜剿。”说到这里，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向二牛提出了一个问题：

“你记得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田二牛噌一下从蒲墩上站起来，像在训练班回答问题似的，手持步枪，挺胸瞪眼地说：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”

葛威满意地点点头，上前按了按二牛的肩膀让他坐下，启发说：“咱们石瓮村是磨盘山地区最西面的一个村子……”二牛插了话：“咱们这儿是保险地！”田老成瞟了他一眼：“听老葛给咱们说吧。”葛威把烟袋还给田老成，又转向二牛：“小伙子，可不能麻痹大意！认为没有事就放松准备……”

葛威的话讲得有道理，人们有的附和，有的提出原来的方案不行，希望他帮助出出主意。葛威十分耐心地指出问题，教给他们什么情况怎样处置，使他们的视野大为开阔。大家表示等田贵山回来再认真研究，仔细进行修改。

葛威看了看怀表，觉得马喂得差不多了，站起身，“不行，我

们得走了。”他走向门口喊小田准备上路。小田正跟母亲、侄子及几个要好的年轻人讲自己的战斗经历，赶紧紧紧马肚带，带上嚼口……

田大娘极力挽留他们住下明晨再走，葛威向她解释任务紧急必须连夜赶回去。根据地的人们都知道军队的任务是头一等重要的事，便不再撺掇，连小喜柱儿都说：“老葛叔叔有任务，奶奶你就别拦他了。”

从石瓮村出来走不到半里路，就钻进一条叫水帘峪的、由西向东弯弯曲曲的窄山沟。这条沟到石窝铺村有四十余里路程，不过村庄，路上不见人家；两侧不是悬崖绝壁就是陡坡，能够攀登的地方很少。一条长年不干、清澈见底的溪流，昼夜发出哗哗的声音，遇上山洪暴发就奔腾咆哮阻断通行。

葛威和田振江骑马走在河滩上，马踏鹅卵石进出星星点点的火花，那连珠炮似的啪啪声在山间缭绕不绝。大约走出二十余里，就听到滔滔的响声。原来是条从几丈高的悬崖上跌落下来的瀑布，砸得水坑里白浪翻滚，水花四溅，甚是壮观。当地人称它水簸箕。葛威每逢由此经过，总要情不自禁地称赞一番地形的险要。他想，如果敌人从这里经过，真是一个理想的战场！

葛威也曾听说过水簸箕后面有个洞，很想弄清里面是怎样个情形，如果不是滚龙潭隔着，即使这夜晚，他也要跳过去看个究竟。田振江见他用手电筒从两侧向里照，便说：“我哥到里头去过，说那里头很深。”

葛威默默地思考着，必要时可以利用一下。

出了水帘峪又走了二三里，就是石窝铺村。由石窝铺去岔口镇，正南正北有一条小河，河两岸的庄稼绿油油的，预示着好年景。

葛威和田振江从村南一个叫龙王塘的碧波粼粼的大水坑旁

边绕过，行不上几里，右前方突然传来两声枪响。葛威敏锐地判断出枪声来自西庄路口附近，便紧握手枪扬鞭催马直奔过去。又有两声枪响，子弹嗖嗖地掠空而过。他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前奔驰。田振江用脚跟猛磕马肚子，那马就箭也似地冲上前去，超过了葛威……

石瓮村和石窝铺附近几个村的支书和游击小组的组长，在岔口镇区领导机关开完会回来，遇上了从西庄那条山沟里出来的两个特务。由于道路一侧是高台地，庄稼叶子沙沙响，一旁的河水哗哗流，青蛙呱呱乱叫，所以双方都没有听到有人过来，相撞在岔路口。石瓮村的游击组长田贵山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那两个家伙像受惊的兔子掉头往回跑，田贵山机警地打出两枪，两个特务还了两枪，其中受了伤的踉踉跄跄向前跑了十几步，咕通栽倒，踢蹬了几下就不动了。另一个特务钻入了庄稼地……

葛威赶到时，石瓮村支书田福源他们已搜遍死者全身，但什么也没有搜出来。田贵山和石窝铺的游击组长没有追住敌特，从山坡上跑下来，喘着气说：“跑他娘的了！”葛威组织大家在附近仔细搜索，终于在庄稼地里搜到一支手枪和二十多发子弹。

葛威分析敌人已在注意西庄至天磨山一带了，专门来侦察这一带的地形。这是非同寻常的，也许大规模的进攻，日内就要开始。那么，我军对平汉路展开破击战的时间就更加紧迫了，必须抢在敌人进攻开始之前。

马身上的汗差不多落净，道路较为平坦，云层稀薄，天色渐明，可以加快赶路了。葛威与村干部们告别，跨上战马，加鞭飞奔，一心想着快点赶回驻地，争分夺秒尽快把任务部署下去。

第二章

拂晓前，葛威回到了驻地。教导员马健让他先休息休息，可葛威是个急性子，干事情雷厉风行，该干的没有干，就吃也吃不香，睡也睡不着。任务刻不容缓，他坚持先开会传达布置。于是，派通信员马上去通知各连连长、指导员来营部开会。就趁这时，葛威先简明扼要地把首长交给的任务同马健讲了讲，又把路上击毙特务的事一说，马健也觉得这是敌人大规模进攻即将开始的征兆，破路的事自然越早动手越好。两个人的看法基本一致。

会上，葛威先传达任务，后谈他考虑的开展破击战的计划。待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，他就分配任务：二三连担负破路任务；一连除留一个排在岔口镇外，其余到岔口镇以东四十里外的望海镇，虚张声势，迷惑敌人，目的是掩护参加破路的两个连及群众安全返回根据地。一连连长唐根明一听把他们连留在后面就急了，脸红脖子粗地说，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一个整连留下。葛威和马健耐心向他解释，留下并非无事可干，实是一项重要任务。散会以后马健又找唐根明进行了个别谈话，帮助他提高认识，决不可有丝毫的轻视和疏忽大意。

马健是个出色的政工干部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作风扎扎实实。他皖南事变前入党，曾在平汉铁路上当工人，做过一年多地下工作。事变后受组织派遣参加了由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及散兵为骨干组成的“独立混成第一旅”。这个部队打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，实则霸占一方，纪律松散，军阀、土匪作风盛行。马健发展了在同

一个排当兵的长工出身的唐根明等几个党员，当三九年初这个部队准备叛变投敌时，他们把一百多人带过来，编入了我军。他和葛威在一个营搭伙计将近一年，彼此合作得很好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支持，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。他还是个师范生，在当时来说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。论战斗经验自然不及十四岁参加红军，有了十年战争经历的葛威丰富。但他虚心好学，肯于钻研，进步很快。他对铁路沿线的情况相当熟悉，为这次破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他和葛威都很重视与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，破路需要有群众参加，因此就需要及早把计划告知地方党政领导同志。本来葛威说由他找他们传达，马健坚持让他休息，自己去传达。

地方党政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把对敌斗争当作中心工作，任务一下来立刻协调一致地行动起来，当天午后二时各村动员的百名青壮年已齐集岔口镇待命。

灯光耀眼的韩庄火车站走出一个身材魁梧，穿一身工人服装，手提工具袋，肩上搭件雨衣的中年汉子。此人实际年龄只有二十六岁，浓密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黑红的面庞，一把连鬓胡子。他从鬼子岗哨跟前走过，没有引起丝毫的怀疑，因为半里之外的小村庄住了不少铁路工人，差不多都是这种打扮。虽然他表面若无其事，但心里却是心急如焚。一离开了铁路工人住的小村，就迈开大步转向了青纱帐，奔向约定的碰头地点——小树林。他轻轻咳嗽两声以后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低声说：

“哥！到这边来！”

“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这一个钟头比一天还长。”田振江把哥哥领到一片苇坑旁边。

田振海一见葛威就急不可待地向他报告：“我从值班站长那里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，今晚二十三时二十九分有一列载

着军用物资的火车经过韩庄向南去……”

“太好啦！不过时间是个问题。”心直口快的三连连长陈峰瞅瞅营长。

原定破路炸桥是零时开始，如炸这列装满军用物资的火车就需要提前三十分钟，这当然是个问题，部队又正在路上，会不会遇到麻烦也难意料。葛威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，进行了周密的计算，认为还是可能做到的，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使火车出轨翻车。成功以后，能带的物资尽量携带，带不走的炸毁。这样既可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，又可补充自己，一举两得。他用帽子扇着风，对跟他来的陈峰及该连的两个班长张庆林和刘得功兴奋地说：

“我想，咱们几个人可以提前进行准备。等他们一到准备得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干吧，错过机会太可惜！”陈峰紧撺掇。

“提前三十一分钟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张庆林还是有点担心。

葛威早已胸有成竹：“不是三十一分钟，最多也就是二十八分钟，火车经过车站到达预定的翻车地点至少也得三分钟吧。我们再去人迎部队，让加速赶上来，又可争取点时间；再加上我们提前做准备，又可省下点时间，实际跟原定的时间差不了多少，所以我说来得及。”这么一细算帐再没有人怀疑，一致同意干。葛威分配田振海和刘得功为一组，负责火车出轨；张庆林跟陈峰为一组，做炸桥的准备；他本人和田振江去迎部队。田振海当过铁路工人，搞火车出轨是内行，张庆林在铁路当过桥梁工，炸桥是内行。葛威去迎部队可以及早见到教导员，早确定具体部署，尤其重要的是组织突击组消灭押火车人员。各组立刻分头去执行。

葛威与马健相遇的时间是恰好按他预计的时间实现的。情况一谈，马健也喜出望外：“好哇，太理想啦！”